



回顾与反思

社会变迁语境下的凯瑟研究

■ 孙宏 / 著

RETROSPECT
AND RETHINKING

Cather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al Chan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孙 宏◎著



RETROSPECT
AND REFLECTION
Cather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Societal Change

回顾与反思

社会变迁语境下的凯瑟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顾与反思: 社会变迁语境下的凯瑟研究 / 孙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61-4102-1

I. ①回… II. ①孙… III. ①凯瑟, W. (1873 ~ 1947) —
文学评论 IV.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665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 彪
特约编辑 王钦仁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4.75
插 页 2
字 数 750 千字
定 价 10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项目主持人 孙 宏

项目参与者（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 晨 吕秀英 许 静

李 英 汪翠萍 武田田

致 谢

Acknowledgments

承蒙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本项研究初具雏形时给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使之得以顺利启动。在本项研究即将完成之际，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阿什维尔分校教务长兼主管学术事务的副校长约瑟夫·优格（Joseph R. Urgo）教授审阅了各章的英文摘要，并为本书撰写序言。项目主持人及参与者非常感谢这位多年来致力于凯瑟研究的资深学者与我们分享他的真知灼见，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和恰当调整本书的文字，赋予其新的活力。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多萝西·德拉蒙德（Dorothy Drummond）教授和多位中国同行专家也在本书定稿之前及时提出十分宝贵的建议：例如引文的格式不要沿袭传统的脚注形式，而应该按照当今国际通行的惯例，“采用 MLA（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格式”，以用文中夹注的形式标示引文出处；又如“考虑到这部作品将是一部重要的参考书，为了方便读者查阅，还是编一个索引为好”。对此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与此同时，我们衷心感谢薇拉·凯瑟基金会（The Willa Cather Foundation）、内布拉斯加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和内布拉斯加州历史协会（The Nebraska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惠予授权，使本书得以使用相关图片。凯瑟在 1921 年 10 月 30 日为奥马哈美术协会所作的演讲中曾讲过：“一部书是用你自己的血肉制成的……它是用青春焚化而成的。它首先是你的，——不是任何人给你的。”凯瑟作品中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无不基于她所处社会的真实环境。这些图片有助于本书将凯瑟笔下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呈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

孙宏

2013 年 12 月

序 言

孙宏教授将凯瑟研究呈现给中国读者，为推进这一研究的国际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中国阅读薇拉·凯瑟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世界各地的学者热情欢迎中国读者和学者提供其独特的批评观点。孙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注意到，每一个批评工具，每一位读者的生活阅历，每一种相继产生的理论范式，都会为理解和揭示凯瑟的重要性提供全新的思路。毫无疑问，中国学者将使世人重新认识薇拉·凯瑟的成就，并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孙教授的综合研究在文学批评领域为这些人们高度期待的贡献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

我认为孙宏教授的专著《回顾与反思：社会变迁语境下的凯瑟研究》这一标题表明，凯瑟研究在中国富有巨大的潜力。孙教授的分析清晰地阐明了，读者个人经验所产生的新视角与始终透彻了解批评历史的种种动向相结合至关重要。对于处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每一批新的读者来说，忽视凯瑟研究的百年批评历史是不恰当的，对于任何开始阅读凯瑟作品的新读者来说，如果局限于既定的观点和视角也难以获益。同所有超越了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作品一样，凯瑟的作品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它既能召唤读者回到作家生活和创作的当下，又能指引读者遥望未来，激发人们对凯瑟审美视野里的人类经验提出新观点，赋予新结论。

文学的力量在于它体现了人类的自由，尤其是创作自由和智性自由。用文学术语来阐释，这种自由是建立在多样性，或孙教授的表述“多元性”基础上的。人类如果对多元性缺乏兴趣，不肯捍卫多元性，就不可能是自由的。那种偏执于只做一件事或采取一种思考方式的自由不是自由，而是极权主义。文学研究以及更广泛的文艺研究永远与极权主义势不两立，因为对文艺而言，无论是批评还是创作，都是无法予以预测或规划的。文艺本质上推进创新，始终潜在地挑战既定的思想、价值和制度。凡是既定的事物试图延续永恒之时，文艺就会向我们展示事物的各种新形

式。有一种控制文艺的方法，那就是彻底地禁止它。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建议的，为了防止诗人给国家带来危害，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将其驱逐。然而，纵观历史，企图限制或者以其他方式控制创造性或批判性言论的政权注定要沦入历史的垃圾箱。简而言之，与文艺共存，就是要明白人类是发展演变的，明白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够掌握自身命运的，就是要与这一认识共存。与文艺共存，就是与自由共存。

一百多年来，西方读者在薇拉·凯瑟的作品里看到了自身。她完全依照具体的地方和区域展开创作，这确保了作品的真实性，给予读者一种审美的启迪。凯瑟行文看似简单，然而一经揣摩，那些浅显易懂的文字便丰饶醇厚，异彩纷呈。她被描述为一位浪漫主义者、（魔幻）现实主义者、地域主义者、普世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厌恶女性者、传统主义者和实验主义者，而正如孙教授在其他语境中所述，“凯瑟的作品反映了多种身份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当代趋势和走向”。我想说的是，凯瑟的作品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缘政治形势或身份冲突中，都能反映当代的种种趋势。读者会立刻明白，她知晓笔下的素材，她精心刻画笔下的世界，她对人类的斗争饱含着深邃的洞见。而且，当这种审美观与当代某些强制力相碰撞，头脑中的创造性和批判性力量便被释放，各种思想复苏和生成，人类的智性自由便也得以推进。

尽管薇拉·凯瑟不是唯一一位推动了这些进程的美国作家或世界作家，但是，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努力追求审美的象征。她出生在弗吉尼亚州，少年时代移居内布拉斯加，亲身体验了人类迁徙所带来的不同视角之间的冲突。在她的一生中，同渴求智力的和审美的进取一样，她渴望起身远行。凯瑟声称，为了方便起见，她把几只行李箱就放在床下，她渴望旅行，渴望自己的思维从一种环境转向另一种环境，渴望迁徙带来对智力的促进。移民是思想运动的化身，移民首先需要的就是移动的自由——没有围墙，没有疆界，没有官僚机构的条文要求。随着从一种环境到另一种环境，从出生地或钟爱之所到异域他乡，移民们质疑那种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环境、乡土和热土观念。当人们沉浸在凯瑟的小说中，就不会不注意到，在她的广阔视野里，隐含地陈列着斑斓的世界。她是一位富于美国经验、包罗万象的伟大作家，囊括了由美国多元历史和地理形成的多元性。凯瑟对每一部小说的创作都倾注深切的同情之心，源自这种同情心的宽容和自由被培育为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些观念不是植根于意识形

态，而是植根于人类的生活经验本身。《死神来迎接大主教》里的大主教拉图尔在他生命的尽头，最终从日历上的时间和地理上的位置中解脱出来，令人感到一个灵魂以人类依然无法理解或预见的种种方式对自身进行自由的想象。对拉图尔之死的思考为我们的人生敞开了这些可能。

薇拉·凯瑟是一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美国作家。研究她在美国如何得到接受，这样一部批评史本身就反映了我们国家的文学史——人们逐渐认识到，地域性书写可以表现国家和国际事物；人们可以接受一位女作家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表；人们理解了迁徙和少数族裔移民对于构建美国审美观念的核心作用。我希望凭借薇拉·凯瑟的作品，中国人民将对美国文化有更微妙、更复杂、更深入的理解。作为一名从事凯瑟研究的学者，我期待孙教授这项研究成果的问世将带来与此相关的国际对话。

约瑟夫·R. 优格

于美国马里兰州圣玛丽城



我生为女儿身，可这一事实从来无损于我要成为教皇或者皇帝的志向。

——薇拉·凯瑟

目 录

致谢	(i)
序言	(ii)
第一章 绪论：凯瑟批评的回顾与反思	(1)
一 前期凯瑟研究的发展	(2)
二 嗣后凯瑟研究的演变	(6)
三 凯瑟研究的成就与展望	(11)
第二章 “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从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 心里开始的”：薇拉·凯瑟的浪漫主义性情	(14)
一 青青岁月，造就浪漫主义天性	(17)
二 诗意境界，陶冶浪漫主义精神	(36)
三 浓郁亲情，熏陶浪漫主义情怀	(44)
第三章 “我用我的眼睛看，用我的耳朵听”：薇拉·凯瑟的 现实主义创作历程	(63)
一 耳濡目染，现实主义理念初具雏形	(65)
二 从业新闻，现实主义实践步入正轨	(78)
三 水到渠成，现实主义创作日臻成熟	(99)
第四章 “在不停旋转的地球上用爱把自己牢牢限定在某一 个地点”：薇拉·凯瑟作品中的地域主题	(135)
一 移居草原，与地域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137)
二 描摹乡野，恪守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150)
三 独辟蹊径，塑造地域主义经典之作	(160)
第五章 “我们的血脉所承载的天性始终存在于自己的身体 之内”：关于薇拉·凯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193)
一 超越男权，凯瑟性别探寻的心路历程	(194)
二 认同女性，凯瑟对妇女创造力的讴歌	(214)

三 冲破桎梏，凯瑟的女性主义创作实践	(244)
第六章 “嵌在单调银饰中间的一块绿松石”：薇拉·凯瑟的	
现代主义文学创新	(273)
一 孜孜求索，凯瑟创作思想的现代性辨析	(276)
二 有机柔韧，凯瑟的现代派创作手法考察	(284)
三 跨越族群，凯瑟的现代派身份观念探悉	(301)
第七章 “并未言明之事”：关于薇拉·凯瑟作品的同性恋	
文学批评	(334)
一 源远流长，凯瑟与同性恋艺术传统	(335)
二 暧昧情愫，凯瑟的同性恋创作实践	(365)
三 婉转启迪，凯瑟的同性恋叙述策略	(388)
第八章 “消融在某种完整而伟大的事物当中”：薇拉·凯瑟的生态伦理观	
瑟的生态伦理观	(402)
一 皈依自然，凯瑟的环境保护理念	(403)
二 永葆记忆，凯瑟的生态女性主义精髓	(434)
三 融入万物，凯瑟的生物共同体意识	(444)
第九章 “仿佛画家画板上那一块块的颜色”：薇拉·凯瑟的多元文化情结	
多元文化情结	(464)
一 儿时迁徙，融入非英裔欧洲移民	(467)
二 盘桓西南，心仪印第安、墨西哥文明	(482)
三 流连南方，钟情美国黑人文化	(502)
第十章 结论：社会变迁在凯瑟研究走向中的体现	(523)
一 凯瑟研究的兴起	(525)
二 凯瑟研究的式微	(530)
三 凯瑟研究的复兴	(534)
凯瑟事记	(554)
参考书目	(565)
各章内容摘要（英语）	(618)
索引	(638)

第一章 绪论：凯瑟批评的回顾与反思

1905年马克·吐温70岁寿辰之际，一百五十余位亲友出席了他的生日宴会。凯瑟当时还在匹兹堡的阿勒格尼高中^①执教，但已在文坛崭露头角；她应邀出席这一盛事并作为其中五十多位佳宾之一，有幸在宴会前和寿星亲切交谈（Skaggs, “Father” 80-81）。凯瑟的诗作《帕拉丁》^②发表后，马克·吐温在他的传记作者阿尔伯特·比奇洛·佩恩^③面前兴致勃勃地朗诵起来，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佩恩受其感染，在出版这位文坛前辈的传记第三卷时特意将《帕拉丁》中的三节作为卷首题诗（Woodress, *Literary* 210）。

1938年辛克莱·刘易斯发表了《最伟大的在世作家》一文，按姓氏首字母顺序列出安德森、凯瑟、德莱塞、福克纳、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二十余位当代杰出小说家，^④并选定凯瑟为其中“最伟大的作家”（S. Lewis, “Greatest” 29）。从刘易斯发表这一评论至今，时经七十多年，凯瑟依然是当之无愧的20世纪首要美国作家之一（M. O'Connor xvii）。

① Allegheny High School，以阿勒格尼河命名。该河亦译阿利根尼河，源出宾夕法尼亚北部的波特县（Potter County, Pennsylvania），流至匹兹堡与莫农加希拉河汇成俄亥俄河。凯瑟1901年开始在匹兹堡中心高中（Central High School in Pittsburgh）教拉丁文和英文，两年后转至阿勒格尼高中执教，直到1906年。

② “The Palatine/In the ‘Dark Ages’”，发表在1909年6月的《麦克卢尔杂志》上。

③ Albert Bigelow Paine (1861-1937)，美国作家，第一位马克·吐温传记作者，著有四卷本《马克·吐温传》（*Mark Twain: A Biography*, 1912）、《马克·吐温的童年》（*The Boy's Life of Mark Twain*, 1916）、《马克·吐温传略》（*A Short Life of Mark Twain*, 1920），主编两卷本《马克·吐温书信集》（*Mark Twain's Letters*, 1917）、《马克·吐温演讲集》（*Mark Twain's Speeches*, 1923），并和速记员约瑟芬·霍比（Josephine Hobby）合作，从1905年直至马克·吐温去世，协助其留下大量口述记录。

④ 该文发表在1938年1月3日的《新闻周刊》上。刘易斯很谦逊，未将自己列入名单。但是如果让当时的任何一位批评家列举当代最杰出的作家，即使名单再短，肯定都会包括他。而今天人们不会再把“最杰出”之类字眼用在刘易斯本人以及他所列名单上至少二十位其他作家身上了。

一 前期凯瑟研究的发展

早在20世纪初,欧美文学界就对凯瑟的作品有所评论,但是直到《我的安东尼亚》^①出版以后,《内布拉斯加报刊》才不断发表有关她的文章。《嗜书者》^②杂志是最早将凯瑟介绍给全美读者的期刊之一。1905年7月它以《凯瑟小姐》为题登载了一篇简短的采访文章。《我的安东尼亚》问世后,该刊再次作为首家全国著名杂志于1921年采访了凯瑟。凯瑟在采访中谈到自己对记忆的依赖、早期的写作尝试、素材的来源、她的工作习惯以及在创作中试图达到的效果。采访者拉托贝·卡罗尔^③写道:

凯瑟最近声誉鹊起。虽然她的第一部小说《亚历山大之桥》^④早在1912年就已发表,但是直到五年以后相对而言她还鲜为人知。此后批评家们意识到她的每一部书都比前一部作品更上一层楼,于是批评界开始怀着兴趣期待她未来的作品。然而对于大部分美国读者来说,她依然默默无闻。(Carroll 145)

卡罗尔盛赞《啊,拓荒者!》^⑤,认为这部早期瑞典和波希米亚移民在内布拉斯加的奋斗史“文笔优美,富于感染力”,“使凯瑟进入了杰出作家之列”(147)。

① *My Ántonia* (1918), 凯瑟的“草原三部曲”(The Prairie Trilogy)之一,于1916年夏她从家乡雷德克劳德镇回到纽约后开始创作,翌夏在新罕布什尔州杰夫里镇(Jaffrey, New Hampshire)完稿。

② *The Bookman*, 道得密得公司(Dodd, Mead and Co.)旗下的期刊,1895年创刊。刊名出自美国诗人詹姆斯·洛威尔(James Lowell, 1819-1891)的“我是一个嗜书者”一语。该刊合订本的封面和扉页上印有此语。

③ Archer Latrobe Carroll (1894-1996), 美国编辑,美国作者联盟(The Authors League of America)、图书馆之友(Friends of the Library, 1960-1963年任副会长)和北卡罗来纳州西部哈佛俱乐部会员。该访谈刊登在1921年5月3日的《嗜书者》上。

④ *Alexander's Bridge*, 最初题为《亚历山大的假面舞》(*Alexander's Masquerade*),从1912年2月开始分三期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连载。1912年4月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该书时将题目改为《亚历山大之桥》。

⑤ *O Pioneers!* (1913), 凯瑟的第二部小说,“草原三部曲”之一,《我的安东尼亚》的姊妹篇。1911年她和女友伊莎贝尔·麦克隆(Isabelle McClung)同住在纽约州切里瓦利镇(Cherry Valley, New York)时写了一部分,此后返回匹兹堡,于同在伊莎贝尔的家中完成该书。

H. L. 门肯^①在凯瑟的作品问世之初就给予她很高的评价,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前景而言,没有任何一位别的美国女作家像她这样大有可为”(qtd. in Carroll 145)。虽然凯瑟自发表《啊,拓荒者!》和《云雀之歌》^②就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直到《我的安东尼亚》问世以及像门肯这样有影响的批评家予以赞许,她才日益赢得人们的关注(Arnold, Introduction xviii)。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论坛报》的范尼·布切尔,^③《纽约晚邮报》的亨利·赛德尔·坎比^④和《星期六评论》的斯图亚特·舍曼^⑤等批评家一直热情地支持凯瑟,发表了不少有关她的正面评论(M. O'Connor xxii)。1923年《我们其中的一个》^⑥获得普利策奖以后,有关凯瑟的书评开始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各地报刊上(Bohlke 25)。但全国性报刊对她的赞誉主要不是来自功成名就的批评家,而是来自鼓励新兴作家、提携革命题材或风格的批评家。美国批评界有关凯瑟的早期评论主要涉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地域主义等方面。

凯瑟想象力丰富,善于使用象征手法,致力于讴歌艺术所具有的超验

① Henry Louis Mencken (1880-1956), 美国作家、社会批评家, 20世纪20年代美国知识生活的中心人物, 著有多卷本语言学巨著《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 1919)、七集批判性散文《偏见》(*Prejudices*, 1919-1927)等。鲁迅在《南腔北调集·题记》里提到梁实秋“在北方一面做教授, 一面编副刊, 一位喽罗儿就在那副刊上说我和美国的门肯(H. L. Mencken)相像, 因为每年都要出一本书”(2)。

② *The Song of the Lark* (1915), 凯瑟的第三部小说, “草原三部曲”之一, 《我的安东尼亚》和《啊, 拓荒者!》的姊妹篇。

③ Fanny Butcher (1888-1987), 美国作家、文学评论家, 生于堪萨斯州弗里多尼亚(Fredonia, Kansas), 儿时与家人移居芝加哥。她在《芝加哥论坛报》任职50年(1913-1963), 做过社会编辑、时装编辑、助理女编辑、特约记者, 助理音乐评论家等, 1923年就任文学编辑, 任职40年, 直到1963年退休。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读书人当中, 她的名字家喻户晓。

④ Henry Seidel Canby (1878-1961), 美国编辑、评论家, 1899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该校任教二十余年。他于1920年创立《纽约晚邮报》(*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文学评论版, 任编辑, 并于1924年创办《星期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任编辑和董事会主席。他这篇文章作为社论发表在《纽约晚邮报》上, 题为《两个美国》(“Two Americas,” 1925)。

⑤ Stuart Pratt Sherman (1881-1926), 美国评论家、编辑, 曾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授(1907-1924), 在《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Tribune*)文艺副刊任编辑(1924-1926), 并编辑《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1918)。

⑥ *One of Ours* (1922), 凯瑟的第五部小说,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1918年秋她回乡探亲期间读了堂弟G. P. 凯瑟阵亡前从法国前线寄回的家书, 受其启发, 于翌年开始在纽约市和新罕布什尔州撰写该书, 最初题为《克劳德》。1920年夏她赴法拜谒堂弟墓并做有关调查研究。该书于1921年春完稿。

价值，因而被不少批评家称为浪漫主义作家。1913年加德纳·伍德发表书评，认为《啊，拓荒者！》是一部浪漫主义小说，书中的亚里山德拉堪称“内布拉斯加的瓦尔基里”（Wood 9）。瓦尔基里^①是北欧神话中的女武神，她们身披闪亮的盔甲，骑着骏马在天上飞驰，参与地上的混战，遵照主神奥丁的旨意将胜利赐予一方。书评中有关女武神的比喻富于诗意，凸显了凯瑟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

由于凯瑟关注美国西部边疆拓荒生活的艰辛，一些批评家认为她是现实主义作家。F. T. 库珀在《啊，拓荒者！》问世后撰写书评，称其“记述了外国移民在辽远的西部开垦蛮荒草原的事业，探讨了他们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而进行的奋斗和忍受的困苦”，赞扬凯瑟“毫无疑问具有善于观察现实生活的天赋；她目光犀利，能够抓住种种细节，并且凭借一种本能感知与其相关的意义”（Cooper 3）。

由于凯瑟对内布拉斯加以及美国西南部等地进行了如实的描写，她又被称为地域主义作家。1923年赫伯特·戈曼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强调：在抓住某个地域的实质或者将小说中的人物与土地融为一体方面，鲜有作家能与凯瑟媲美。他以《我的安东尼亚》里的安东尼亚·雪默尔达和《我们当中的一个》里的克劳德·惠勒为例，说明正是由于凯瑟笔下的人物植根于内布拉斯加这片她视为家乡的土地，他们才能如此栩栩如生（Gorman 31）。1937年弗农·洛金斯在《“我聆听美国……”：1900年以来的美国文学》里重申凯瑟是地域主义作家，她的作品只有在聚焦于某一地域时才写得精彩卓绝。唯其如此，以中西部为背景的《啊，拓荒者！》《云雀之歌》和《我的安东尼亚》最为出色，而她的其余作品则差强人意（Loggins 197-198）。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凯瑟的名声达到她生前的顶点。瑞典学界支持授予其诺贝尔文学奖的呼声很强（Arnold, Introduction xv）。但是此后不久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凯瑟的声誉开始日渐衰落。30年代

^① Valkyrie，北欧神话中主神奥丁（Odin）的女使，忠实地执行其旨意，将选定的战死者带回奥丁神君临的瓦尔哈拉来世大厅（Valhalla）。在挪威和日耳曼等民族的神话里该名有诸多拼写，除了Valkyrie还有Valkyrja, Walkuere, Valkyrien, Walkyren, Walachuriun, Totenwaeherlin, 都源于Wolkenthрут（风之力）和Mist（迷雾）。

格兰维尔·希克斯^①等批评家指责她漠视现实，奉行“逃避主义”，与当代美国社会格格不入，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凯瑟遭此厄运是指责她脱离现实的左派批评家和她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日益加深的必然产物。当时虽然凯瑟仍受到批评界的关注，但赞扬她的人屈指可数，包括几位始终不渝支持她的批评家，例如《芝加哥论坛报》的范尼·布切尔和《共和国》杂志的夏洛特·米格尔^②。而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认为凯瑟是毫无希望的怀旧者，不能或者不肯表现当代的社会问题（M. O'Connor xxiii）。

20 世纪 40 年代关于凯瑟的评论日益减少，当时美国批评界普遍认为她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传统主义者，在变化越来越大的世界上逐渐落伍，已经乏善可陈，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思想值得传授给新一代人了。虽然仍有一些批评家在捍卫她，赞扬她不肯屈服于世俗的潮流，赞扬她那与世长存的艺术品位和价值观念，但这些忠实于她的批评家寥若晨星。1947 年凯瑟去世以后，二十多年间她的作品在文学批评领域实际上很少有人问津。

20 世纪 50 年代凯瑟的一系列传记陆续问世，米尔德里德·本尼特发表了《薇拉·凯瑟的世界》，E. K. 布朗和利昂·埃德尔发表了《薇拉·凯瑟：评论传记》，伊丽莎白·萨金特发表了《薇拉·凯瑟回忆录》，伊迪丝·刘易斯发表了《凯瑟生平记述》。与此同时，在本尼特的倡导下，经过几位志愿者的协同努力，薇拉·凯瑟拓荒者纪念和教育基金会^③成立了。至此批评界对凯瑟的态度才开始有了转机。尽管学界对凯瑟的态度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大部分研究 20 世纪美国文学的重要著作，即使像亨利·史密斯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利坚西部》和利奥·马克思的《花园里的机器：美国的技术与田园理想》这样涉及相关题材的书都没有提到凯瑟。虽然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凯瑟的名声稳步上升，但是直到 80 年代初马尔科姆·布莱德伯里在《现代美国小说》一书中仍只字不提凯瑟。而约瑟夫·比奇的《1920 - 1940 年的美国小说》一书竟然连索引里都没有提到凯瑟（Arnold, Introduction xvi）。

① Granville Hicks (1901 - 1982)，美国小说家、批评家、教育家、编辑。他在 20 世纪 30 年
代曾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直到 1939 年退出共产党。

② Charlotte M. Meagher,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 杂志编辑。

③ The Willa Cather Pioneer Memori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简称薇拉·凯瑟基金会
(Willa Cather Foundation), 1955 年成立于内布拉斯加州雷德克劳德镇 (Red Cloud, Nebraska)。

二 嗣后凯瑟研究的演变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的两件事可以作为凯瑟声誉盛衰变化的例证。早在 1934 年 1 月国际马克·吐温协会经投票决定授予《我的安东尼亚》一书银质奖章，并邀请凯瑟在她认为适当的时候撰写一篇关于马克·吐温的评论（Urgo, “Gorham” 319）。凯瑟欣然接受，于 1937 年撰写了《薇拉·凯瑟颂马克·吐温》，但该文直到 1973 年凯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才在《马克·吐温学刊》上发表（Cather, “Tribute” back cover）。另一个事例见于两位从事凯瑟研究的学者之间的一封信函。在 1980 年 4 月 22 日致弗雷德里克·亚当斯的这封信里，琼·克莱恩谈到此前一天在弗吉尼亚大学奥尔德曼图书馆开始举办的凯瑟展览以及与此同时正在该校举行的一次国际笔会^①会议上的见闻。她感到诧异：“我从笔会的代表那里得知薇拉·凯瑟早在 1922 年就是笔会创始委员会的一员，而且是委员会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委员！”（Thacker, “gratitude” 248）

凯瑟纪念马克·吐温的文章石沉大海 35 年之后终于面世，她作为国际笔会创始人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委员这一举足轻重的背景被湮没 58 年之后得到披露，这些都标志着凯瑟作为杰出作家的地位重新得到学界的认可。西方批评界再度将她与亨利·詹姆斯、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美国最杰出的小说家相提并论，甚至把她称作“美国立国以来最伟大的一位作家”（朱炯强 76）。关于她的评论不仅数量激增而且流派纷呈。这一时期有关凯瑟的女性主义研究尤其引人注目。其实早在 1940 年法国雷恩大学的研究生伊冯娜·汉迪在博士论文里就从女性的视角探讨凯瑟在小说中如何表现其价值观，旨在纠正以往凯瑟研究关注其地域性而忽视其女性内涵的偏差，强调凯瑟的心理是“纯粹女性的”，因此其作品的主题不是地域性的而是普世性的（106）。

尽管 20 世纪 40 年代凯瑟研究中已经出现女性主义的萌芽，但是直到七八十年代学术界才开始切实从女性主义角度对凯瑟进行审视。《萨菲拉

^① International PEN, 全称国际诗人、剧作家、编辑、散文家和小说家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and Novelists）。